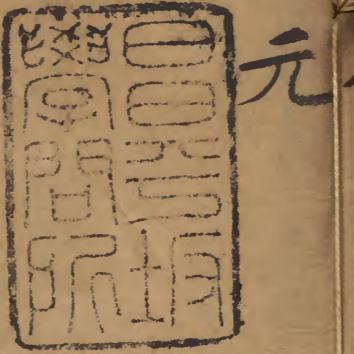


續弘簡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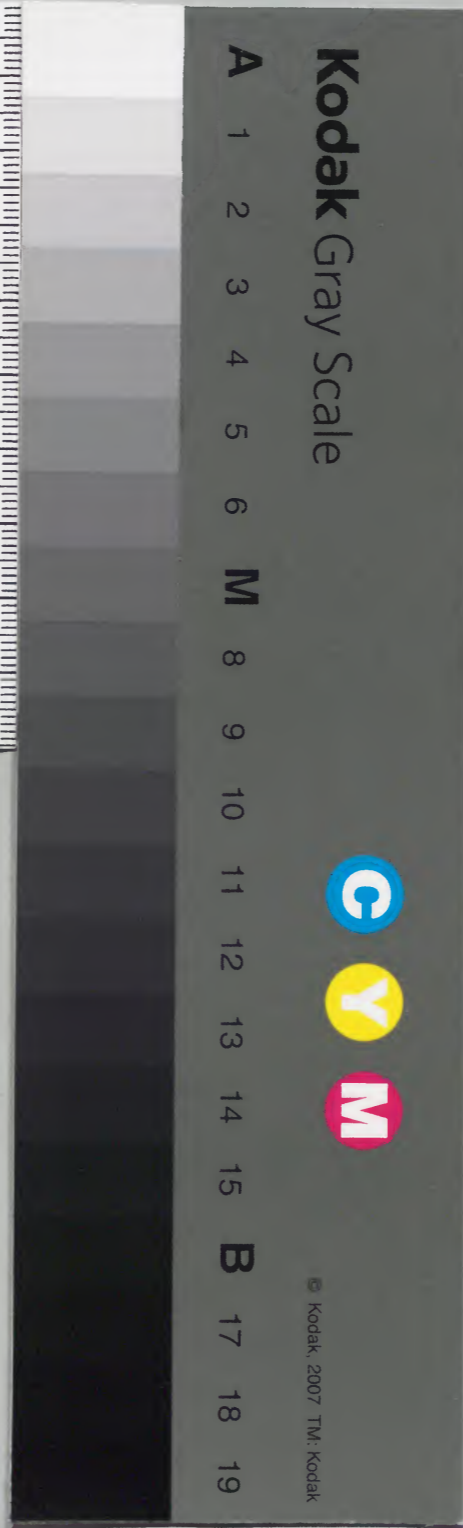
十二三



漢書門
五二〇六
四八六
九三四
冊架函號類

漢書
五二〇六
九三六
六三三
函冊架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106
冊數	93	(80)
函號	286	8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續弘簡錄元史 編卷十二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宰輔二

淺草文庫

姚樞 宋子貞 劉秉忠 弟秉 怨 張文謙 附高 天錫 張德輝

安童 子兀 都帶 董文炳 子士元 士選 張雄飛 石天麟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初為金軍資庫使內翰
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 姚遂神道碑云樞自幼力學夜分不輟
使見燭就枕必盡二鼓聞將遷闕中父仲宏錄事判官于許
取師氏始以來樞徒行懷香困休于樹齒止于邸亦出以誦自
期甚高宋內翰宋九嘉有章許州被獲楊惟中與之偕覲太
名方閣居許折行位與之遊許州被獲楊惟中與之偕覲太
宗 碑云樞間太宗詰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惟中監
督因往依焉惟中少樞六年兄事樞與偕北覲太宗甚重之
及皇子濶端南伐俾樞從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者會棗陽軍
破主將將盡坑其民樞感所招數十人匿篁竹中脫死繼拔德

續弘簡錄

卷十二

宰輔

安得名儒趙復始見程朱性理之書歲辛丑授燕京行省郎中
時行省牙老死赤擅納賄以樞為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解職
去攜家之輝州蘇門山誅茅為屋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旁列
宋儒周程張朱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及諸經傳註以
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為太弟時遣趙璧召之至待
以客禮碑云上遣脫兀脫趙璧驛至彰德璧思樞避去獨至輝
應璧曰君非棄才老死赤擅此者乎曰然乃借往彰
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俾居齋從後列惟不直宿詢問治道
乃為書數千言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
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
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
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
俸祿則賦稅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上

諸侯不得而專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竇可得而舉刺閣微
斂則部族不黷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
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材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
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肅軍
政使田里不知行營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
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停積負則賈胡不得以
子為母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
估徭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太
弟奇其才勛必見詢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即位命太弟總治漢
南事開府金蓮川既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
者諸臣皆賀汝何獨默然樞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
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五盡有之則天子何為異時廷臣

聞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掌兵柄餘皆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
 太弟曰吾慮不及此乃如其言奏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
 畧司于汴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以圖宋憲宗大封同姓命
 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易
 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以為請帝曰
 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以自益于是盡有關中河
 南之地壬子從征大理至曲先腦兒地夜宴樞言宋太祖遣曹
 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太弟據鞍呼曰汝昨言
 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王仁如此生民之幸有國
 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飭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令分號街陌由
 是民得相完保碑云及歸樞惟一馬瘠不可乘則牽之襟殺數
 升時搖木孟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為水
 梯惟鹿牛負橐以從徒步久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
 千也復從憲宗駐六盤山

蓋答兒行省事于京兆鉤考關中財賦太弟聞之不樂樞曰帝
 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
 為久居計疑將自釋太弟從之及入見憲宗相持泣下竟不令
 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世祖即位以樞宣撫東平既至郡置
 勸農檢察二人為監教民耕植均賦役罷鐵官明年召拜太子
 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以所受制還中書改大
 司農樞奏曰昔太宗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既卒其子與族人
 爭襲訟於朝帝命弟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朕自官之又曲阜
 有太常雅樂憲宗曾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親
 飭東平守臣無輟肄習今陛下陞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
 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教之乞實授庸教官以
 成國家育才待聘之意王鏞練習掌故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至

崩壞皆從之碑云又具奏四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濟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又言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漢軍除守禦外可選三萬屯燕京東西置營以壯神都左右中三衛從此起名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帝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可與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及修條格成與丞相史天澤入奏帝深嘉納李壇反帝問卿度勢何如對曰使壇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府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初帝嘗論天下人材及平章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正以游說于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統坐壇黨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省臣罪且不測樞上言太祖開創

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繼承大統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上答天心下給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流遠譽邇者伏聞聰聽日頌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就移屋既架而復毀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怒乃釋見名臣奏議十年改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明年襄陽下遂議取宋碑云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施田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以樞僉事樞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可既又言陛下降不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神捷者今自夏徂冬一城不下皆由官軍不思國之大計利財割殺所致且

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宜再申止殺之令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則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帝稱善見名臣奏議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卒年七十八諡文獻書史會要云號雪齋善草書

刪曰用兵戡亂崇儒定治碩畫許謨綱維具備不嗜殺人爰一土地斬將舉旗功烏可比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早歲好學工詞賦與族兄知柔同補金太學生有名於時人稱大小宋徐世隆墓誌云子貞貌清奇耳聳過眉寸許相者以為壽金末潞州亂子貞走趙魏間東平嚴實招置幕府用為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太宗五年汴梁下饑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以萬計金士流寓者悉引見薦用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鞞旅間與之同列四方士聞風而至故東

平一時人材盛於他鎮七年太宗命為行臺右司郎中時中原略定事多草創東平所統五十餘城州縣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為貪私以病民子貞倣前代觀察採訪制命官分三道糾舉官吏立程式定期會大小始有紀綱民得蘇息將弁占民為部曲戶謂之脚寨擅賦殺幾四百所子貞令悉歸州縣實卒子忠濟襲爵請于朝授子貞參議東平路事勸忠濟首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暉王磐為教官招致生徒數百人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齊魯儒風為之一變墓誌云聘李昶說春秋李楨說大學世祖南伐召至濮間以方畧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耳若已降不殺脅從罔治則宋之都邑可傳檄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統初授益都路宣撫使未幾拜右三部尚書李璫反命參議軍前行省事子貞單騎至濟

南觀瑄形勢說丞相史天澤曰瑄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絕當不攻自破議與天澤合事平還上書陳便宜事大畧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行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救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帝命中書次第施行至元二年遣子貞與左丞相耶律鑄行省山東遷調所部官還授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言朝省之政不宜數行數改刑部所掌事干人命尙書嚴忠範年少宜選老於刑名者代之又請改北京行省爲宣慰司控制東北州郡再如頌俸祿定職田並從其請拜中書平章政事帝頗悔用子貞晚未幾以年老求退帝曰卿氣力未衰勉爲朕留措置大事俟百司差有條理聽卿自便三年十一月懇辭乃得請敕中書凡有大政卽其家訪問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不便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易心卒年八十一當疾革諸子請遺言曰吾平昔教汝者不少今尙何言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後從釋氏名子聰其先瑞州人世仕遼

爲官族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一統志云父潤爲鉅鹿內丘兩

縣提領子聰生而風骨不凡年十七補府令史居恒鬱鬱不樂

一日慨然投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泯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谷間尋爲僧於天寧寺初憲宗以僧海雲掌釋教事世祖在潛邸遣人召之海雲邀子聰與俱入見屢承顧問子聰於書無所不讀尤達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

天下事如指掌世祖悅之遂留贊大計後奔父喪歸賜金爲葬

具王罽神道碑云初丁母憂毀瘠骨立衣一敝裘三歲不易及父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取損容貌衰戚與循禮典執

通喪者服除被名赴和林上書數千言其畧曰治亂之道係乎

天而由乎人我太祖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

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冀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愚聞以馬上

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

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

之方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正在今日

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

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然天下

之大非一人之可及當擇開國功臣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

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屬治者升否者黜天下可不

勞而理矣天下戶過百萬自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

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堪是以逃竄日甚宜比舊減半或三分

去一止就見在民戶以定差稅招逃亡者使之復業官無定次

故潔清者不遷汙濫者不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

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

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加禁治天下之民未

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

教令旣施罪不至死者皆詳審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

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

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原以爲

民民營產業闢田野亦以資國也今宜確計官民欠負果爲應

當差發所借卽依前旨使一本一利還官凡賠償無名及虛弊

所負者並免追取關市津梁正稅宜從舊制十五分取一禁橫
征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度量均爲一法使
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出甚難一旦以
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粧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爲塵沙殊可
惜也宜從禁治除帝冑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
不得僭越今地廣民稀賦斂煩重民無力耕耨宜差勸農官一
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重本計古者庠序學校代未嘗廢今郡
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舉取士以經義
爲上詞賦論策次之更宜釋開國功臣子孫亦令就學選達才
任用之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兵馬之所蹂躪故荒蕪尙多宜
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可資軍需拘權鹽鐵諸產商賈酒
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已不爲輕復於舊額倍權之往往科權
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權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
無縱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
糧以爲養孔子爲百王師今廟堂雖廢存者尙多宜令州郡祭
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散失宜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
使器備人存漸以修復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
雖祖宗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所佑宜循古禮尊祭上下神祇
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德極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
遼曆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
卽位頒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
常道宜撰修金史俾一代君臣事跡不墜於後世國家廣大如
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
有產業者應止輸差稅其餘徭役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

育才勵人之至意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一心也人君有一之蔽天下也當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村度於至密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能容小人小人得勢必排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今言利者衆非圖利國實欲殘民而自利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治付各路課稅所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井田爲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復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日加宜量爲節限管籥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獄及鞭背刑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是故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今新君卽位之初可立朝省以爲政本其餘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書奏甚見嘉納又言邢州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特甚誠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卽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副之由是流民復業從征大理雲南在軍中數年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未嘗妄戮一人世祖卽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子聰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是時子聰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爲聰書記至元二年翰林學士王鶚奏言子聰侍藩邸積有歲年忠勤久著且當此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子聰猶仍野服散號深所未便帝覽奏卽日拜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復劉氏賜名秉忠以侍讀學士竇默女妻之初憲宗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

名開平府繼升為上都而以燕京為中都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又以中都為大都他如頒章服立朝儀給俸祿定官制一代成憲皆其所裁定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無疾端坐而逝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棺斂遣官護其喪還葬追封趙國公諡文貞元時加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垂老不衰雖貴顯齋居蔬食澹然不異平昔每以吟詠自娛其詩蕭散閑淡類其人有藏春散人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許魯齋文集云初秉忠之奏朝儀也因言高帝有言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上曰漢高眼孔小朕豈如是輟耕錄云世祖嘗以錢幣問秉忠對曰錢幣于陽楮用于陰今國家龍興沙漠自陰或以君臨中夏宜用楮幣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後武宗用之不久輒罷果如所言弟秉恕字長卿

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方秉忠事世祖時以薦士自任而嫌於私親獨不及弟左右以間得名見遂同侍潛邸嘗賜秉忠白金千兩辭曰臣山野鄙人僥倖遭際服器悉出尙方金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乃受而散之以二百金與秉恕辭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弟無功可冒恩乎終不受仕至湖州平陽兩路總管湧幢小品云秉忠臺明時為盜發內有石刻云盜者李淮乃捕治服罪

問曰創業求賢旁羅畢進釋方外衣服三公命制作典章規模大定經綸者業滿澹者性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明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名臣事略云文謙少時欲習吏事父名而責之謝曰身慚長志儒學會朝廷試天下儒士文不自安故勉強為此今後即專謙試大名中選得免本戶徭役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召掌王府書記邢州當要衝初分二千戶為勳臣

食邑歲遣人監領徵求百出民弗能堪文謙言於上曰今民生困敝莫邪爲甚盍擇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乃選近侍脫兀脫尙書劉肅奉御李簡往三人協心爲治不朞戶增十倍世祖由是益重儒士任之以政從征大理國相高泰祥史作國主高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城文謙與秉忠諫曰殺使拒命非民之罪請宥之乃止從攻漢鄂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境下令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士女悉縱還世祖卽位命文謙爲中書左丞時王文統爲平章素忌刻議論屢相可否文謙積不能平遽求出詔以本職宜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已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國家經費所係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

歲豐取之未晚也至任瀾常賦十之四商酒稅什之二境內大治朞年來朝復留居政府會阿合馬領左右部總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集議文謙曰宰相分制財用前代皆然中書不預古無是理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蒞之乎帝曰仲謙言是至元初復以中書左丞行省中興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者五六人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定式子弟亦知向學俗爲一變後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家其利三年還叨諸勢家言有戶數千嘗役屬爲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當以乙未歲戶籍爲斷其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復爲奴之理議遂定承以爲法淄州妖人胡王惑衆事覺連逮日餘人文謙曰愚民無知彼誑誘誅其首惡足矣帝卽命文謙往決獄惟坐三人棄市餘皆省釋七

年拜司農司卿先是燕京副使高天錫言於文謙曰農桑者衣食之本不務本則民衣食不足教化不可興文謙乃奏立司農司以天錫等為巡行勸農使并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禮復請立國子學選貴胄子弟教育其中久之遷御史中丞阿合馬慮臺憲發其姦欲奏罷諸道按察司文謙持不可然自知與權貴忤力求去會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寢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大史院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事畧云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未及施行歲餘以疾卒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為已任追封魏國公諡忠宣虞集新瑩記云中統初政術與時宜下獨成均之教藝倫大農之興稼穡曆象之授人時凡中文謙所為皆隱然有不可變者天錫遼陽人累官尚書論其懿

張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少力學數舉于鄉貞佑兵興家業蕩盡金亡北渡使天澤開府真定辟為經歷官從南征時軍士多逃亡獲者必戮以警衆德輝言太過止配令穴城光州下萆山農民結寨為固天澤欲攻之德輝曰鄉民為自保計當曉以禍福如或旅拒攻之未晚果相繼來降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敢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間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計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一然則金之淪亡自有任其咎者儒何與焉又問祖宗法度具在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鑿喻曰創業之主如置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界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

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尚有竊而去之者
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
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今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
其精者輸之官餘糞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
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會上春釋奠致胙因問孔子廟
食之禮對曰孔子為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
其時祀其尊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特以此見時君崇儒重
道之意何如耳又問典兵典宰民者為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
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
民如蹈水火為害尤甚世祖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更遣
宗室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兵權勳舊如忽都虎者使主民
政則天下均受賜矣德輝紀行錄云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
燕見必接以禮至供帳食褥衣服飲食飲無

一不致眷
顛之誠

是夏德輝得告將還又陳先務七事曰敦孝友擇人

才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用度切直多所開悟未幾
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受之因啓累
朝有旨蠲儒戶兵賦即令有司遵行仍命德輝提調真定學校
世祖即位命宣撫河東下車擊豪強黜賊吏均賦役者盡不遠
千里來謁曰六十年不復見此太平官府矣河東徭役官吏率
賦一征十民不勝其困致多流亡德輝因實戶編均其等第出
納有法王暉行狀云汾晉地廣官世守吏結為朋黨以豪強相
庭下數其罪惡杖出始土直然德輝得盜賊尤甚者數十人械
之于是所部肅然考績為十路最陞見帝勞之命疏所急務
條四事曰嚴保舉以取人材給俸祿以養廉吏易世官而遷都
邑正刑罰而勿屢赦帝嘉納焉遷東平路宣慰使奏免遠輸豆
粟二十萬斛和糶粟十萬斛同知寶合丁議欲官賦蠶絲令民

稅而後輸德輝曰是誣上以毒下也且輸納后期之責孰任之

遂罷其事行狀云東平賦夥獄繁視河東倍獲如李祐之財劉

刺以盜賊忙古楊怯里之賊奸皆窮其根株不稍貸宜慰使入

妄殺乎八刺密以聞帝曰張耀卿所言准合條例可從之至元

三年名參議中書省事有言沿邊將校冒代軍士虛耗糜幣者

帝怒將遣使按治德輝奏曰在昔將校倘嘗艱阻與士卒同甘

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致朝廷

救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若悉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但

易其部署選武毅有才畧者任之則軍政自新時委風憲官體

究則宿弊自革有旨命德輝議御史臺條例德輝曰御史執法

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難中止陛下宜慎

思之後數日復召德輝曰朕慮之已熟卿當力行對曰若必欲

行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無令奏事諸局

承應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可徐行之行狀云有旨命趙夔使

詔以進德輝曰夔本宋人萬一五年擢侍御史辭請老命舉任

風憲者疏烏古倫真等二十人以聞行狀載烏古倫真張邦彥

張昉曹椿年西方賓周止高逸民王博文劉德輝天資剛直博

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人性不喜嬉笑與元裕

李治游封龍山時人號為龍山三老卒年八十行狀云德輝兩

書雖權貴素以嚴厲稱者與之抗禮往復論難不毫髮相假貸

時或齟齬其耿耿自信氣終不下既為上所深知凡大政令必

奪決焉與人交重然諾雖親故不敢干以私恤患難周因急至

質衣典書無難色儒士末子昭獨于豪權家言于上官出之蜀

儒古生售子市媽銀贖之仍給據為良張

安童札刺兒氏本華黎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也中統初追錄元

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居百寮上母弘吉刺氏元世家作

世祖昭睿皇后姊也嘗通籍禁中一日世祖問曰安童何如人

對曰年雖幼公輔器也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少年以是知之會執叛王阿里不哥黨千餘人至世祖問安童曰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語意正與朕合元明善勳德碑云時年十六至元二年秋拜中書右丞相綱目云時年二十一增食邑至四千六百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無踰卿者冬召許衡至俾議事中書省衡有疾安童即親候其館舍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安童言此者省官員數不章左丞各一員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宜并設二丞相以蒙古漢人參用又奏請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同輔庶政並從之廷臣密議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專領先奏安童宜位三公事下諸儒議商挺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為三公是崇虛名而實奪之權也事遂寢安童言前有旨令尙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各奏事如常制其大者從中書定議然後上聞今尙書省一切徑奏有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故敢專邪不與卿議非是敕如前旨陝西省臣也速迭兒言此因饑饉盜賊滋橫不顯戮無以示懲安童曰強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仍宜待報近臣謂總管府權太重宜立都轉運司并諸軍輿魯以分之安童言今之民官循例遷徙保無邪謀別立官府於民未便遂劾阿合馬擅財賦權官屬所用非人請嚴加選擇其營作宮殿資緣為奸並宜詰問不報十二年命從北平王南木合出鎮和林在北邊十年中間為叛王昔里吉所劫二十一年三月始從王歸待罪闕下曰臣奉使無狀有累聖德帝召見慰勞

對曰年雖幼公輔器也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少年以是知之會執叛王阿里不哥黨千餘人至世祖問安童曰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語意正與朕合元明善勳德碑云時年十六至元二年秋拜中書右丞相綱目云時年二十一增食邑至四千六百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無踰卿者冬召許衡至俾議事中書省衡有疾安童即親候其館舍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安童言此者省官員數不章左丞各一員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宜并設二丞相以蒙古漢人參用又奏請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同輔庶政並從之廷臣密議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專領先奏安童宜位三公事下諸儒議商挺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為三公是崇虛名而實奪之權也事遂寢安童言前有旨令尙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各奏事如常制其大者從中書定議然後上聞今尙書省一切徑奏有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故敢專邪不與卿議非是敕如前旨陝西省臣也速迭兒言此因饑饉盜賊滋橫不顯戮無以示懲安童曰強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仍宜待報近臣謂總管府權太重宜立都轉運司并諸軍輿魯以分之安童言今之民官循例遷徙保無邪謀別立官府於民未便遂劾阿合馬擅財賦權官屬所用非人請嚴加選擇其營作宮殿資緣為奸並宜詰問不報十二年命從北平王南木合出鎮和林在北邊十年中間為叛王昔里吉所劫二十一年三月始從王歸待罪闕下曰臣奉使無狀有累聖德帝召見慰勞

之復拜右丞相詔銓定省院臺官屬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奏擬安童進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臣猥承任使或所行非法任其舉奏罪之輕重惟上裁處今近臣欲伺隙援引匪類曰某居某官某為某職日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嘗廢格不行慮有短臣於上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右丞盧世榮奏罷行御史臺安童進曰江南盜賊屢起賴行臺鎮遏居多臣以為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因徙置江州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反帝親討平之逮宗室誅誤者命中書雜問安童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或乘間言于帝曰諸王雖有罪皆帝室懿親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帝曰汝等豈知安童所為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尙書省安童切諫曰臣方

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蠹國不聽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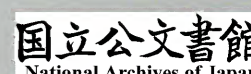
文集云先是王子北安王遣使祀岳瀆時桑哥領功德司使者借參政呂合刺至以王令諭之遂給驛往後桑哥忌安童諫言王子解祭岳瀆安童知而不言指呂為證世祖名問呂對曰時桑哥主祠祭王使同臣往來乘傳安童未嘗知桑哥不能對時天下大權盡歸尙書省安童屢求退不許二十八年罷相仍

領宿衛踰二年以疾卒年僅四十九雨木冰三日世祖震悼曰天何喪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喪事成宗大德七年加封東平忠

憲王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名臣事畧云安童年十八

海內號為極治天子嘉之嘗曰安童在朕得高枕而臥矣所居堂宇朴陋屬之外一無所構或請建東西堂安童曰屋可蔽風雨足矣我聞人辛苦置田宅適以資不肖子之用吾不為也子兀都帶當世祖時襲長宿衛父歿凡賜賻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先塋大德初

拜大司徒常侍掖庭贊畫大政帝及后咸以家人禮待之卒諡



忠簡孫拜住位宰輔自有傳

冊曰婉兮變兮能近者德出言有章庶政秩秩天子是倚
福綏邦國豈非天縱亦由學識宜有貽謀傳世無斁

董文炳字彥明真定藁城人

父後見
功臣傳

父歿時年始十六儼然如

成人

李謙稟誌云幼率羣兒戲部分左右以父任爲藁城令同
習爲行陣之事指揮號令無敢違者

列多輕其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未幾同列斂手下
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縣貧重以旱蝗文炳出私穀數千
石給貧民民賴不困前令因軍興貸息錢累鉅萬歲指民蠶麥
以償文炳曰民困矣盡以已田廬計直代之朝廷初料民令敢
隱實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減其戶數或難之文炳曰
爲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爲者文炳曰後當德我以故
藁城賦斂視旁縣大減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

久之以不賂失上官指遽棄官去世祖受命南征詔文炳率四

十六騎往人馬道死且盡至此番僅兩人挾之徒行路取死馬

肉續食日不能三十里然志益奮會使者遇之還言狀世祖遣

其弟文忠馳馬載糗糧迎以來壯其忠賜資甚厚從伐宋至淮

西命攻臺山砦降之師次陽羅堡

家傳作
羊邏泆

宋兵築堡于岸陳船

江中軍容甚盛文炳請曰長江天塹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

不奪其氣不可卽率死士數百當其前弟文用文忠載鼙鑼鼓

噪繼進鋒旣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世祖方駐馬香

爐峰捷至大喜遽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會憲宗計至乃

班師世祖卽位命文炳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

遽東以法恐危疑者多宜大赦以安反側中統二年擢山東東

路宣撫使方行適立侍衛親軍卽遙授爲都指揮使李壇反文

炳會大軍圍之瓊就擒諸軍悉降初瓊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皆善戰主將分隸所部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請曰彼爲瓊脅耳殺降恐非聖天子意二千人得免而他將殺者已過半皆大悔時山東猶未靖帝以文炳爲經畧使比至益都從數騎便服入至府不設警衛名瓊故將吏立庭下諭曰瓊賊不道今已誅死汝等皆爲王民天子至仁聖遣經畧使撫汝當相安無懼經畧使得便宜除授汝等勉立功取金銀符經畧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者人心大悅山東以安至元三年帝以文炳代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更造戰艦習水師預謀取宋方畧帝嘗召文炳密謀欲大發河北兵丁對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闢地俟宋平則河北長隸軍籍河南兩路籍爲民如是爲

使又將校素無俸給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帝憫之始頒俸七年改山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境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糴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衆諫以違詔文炳曰但止之徐遣使入奏以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帝大悟乃罷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首築正陽兩城夾淮相望以遏宋兵宋淮西制置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文炳登城禦之飛矢貫左臂著脇文炳拔矢引弓左右發四十餘矢箠中矢盡顧索矢又十餘發矢不繼力亦困不能滿張遂悶幾殆明日貴復麾士卒壓軍而陳文炳病創甚子士選年二十一請代戰壯而遣之仍自起來創手劍督戰貴敗走會大舉伐宋文炳發正陽會丞相伯顏于安慶請曰大軍旣疲於陽羅

堡吾兵當前行次當塗復言于伯顏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
峙不取必有後顧遂進攻之降其城詔文炳以行樞密院駐兵
鎮江宋將張世傑孫虎臣陳大艦萬艘碇焦山下文炳身犯之
載士選別船從子士表請從文炳顧曰吾弟僅一子脫吾與士
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克敵吾不忍汝往也士表固請乃許之
文炳乘輪船建大將旗鼓士選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陣諸將繼
進宋兵亦殊死戰橫屍委仗江水爲之不流宋師大敗文炳俘
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諸軍分三道進文炳居左由江陰循海
趨臨安海寇張瑄有衆數千倚島爲雄長文炳招致之十三年
正月師次鹽官持久不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臨安約降已久
使吾輕殺一人恐妨大計况屠一縣邪遣人諭之縣降遂會伯
顏于臨安城北宋主焜出降文炳卽入城罷宋官府散諸軍封
府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璽符上之時翰林學士李磐奉詔招
宋士至臨安文炳謂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
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采摭得宋史及諸
記注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宋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
諸貴文炳却不受及官錄與芮家具籍受寶者獨無文炳名召
入覲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益王昱走台州閩中亦爲宋守
復救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毋踐田麥曰在倉者吾旣食之在
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以故南人感激所至輒下
次台州盡縱諸將所俘台民得免者數萬口由溫州諭嶺而南
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相繼送款詞人感其德立廟祀焉帝在上
都適北邊警至欲親將北伐急召文炳入見奏曰今南方已平
臣無所効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豎子盜兵朕自

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盡以託卿設有不虞聽便宜處置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悉令咨卿而行文炳奏曰曩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苛細人以爲苦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卽詔罷之又曰往者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其人素主市舶臣謂宜重其事權使爲我扞海寇誘諸番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與之矣惟陛下恕臣專擅罪帝大悅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卽還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阿合馬方怙寵生殺任情至是奸狀爲之少斂嘗執筆請曰相公官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終不肯署或問故文炳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細務且吾少狃則濟奸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十五年夏有疾奏請解機務召赴上都避暑命僉

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八月天壽節禮成賜宴帝命坐上

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理當坐是是夜疾復作救御

醫日診視疾篤沐浴坐召文忠等曰吾先人死王事吾恨不爲

國死邊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力報國則吾死瞑目矣言

畢就枕卒帝悼痛命文忠護喪歸葬諡忠獻元明善董氏家傳云文炳忠實似其

父上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

其教諸弟如嚴師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

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致對裘馬金帛文炳亦未嘗先御有

卽盡賜諸弟諸弟或以過被答皆俯首受之卒後十餘年姦臣

桑哥事敗詔其子士選入上曰前彬不殺降一事較之爾父未足

不必遠學學爾父足矣又曰前彬不殺降一事較之爾父未足

多長子士元字長卿自襁褓喪母祖母李絕愛之謂文炳曰

俟兒能言卽令讀書數歲從名儒受學及長善騎射從憲宗征

蜀及戍淮西皆有功從大帥博魯歡攻揚州駐師灣頭堡時方

大暑博魯歡病還京師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宋守將姜才乘

隙來攻阿里素不習兵率輕騎數百出堡士元與別將哈刺禿以百騎從之日暮宋兵奄至士元謂左右曰大丈夫報國正在今日勿懼也方整陣欲戰阿里遁去士元與哈刺禿以部兵赴敵死戰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阿里來視戰地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創甲裳盡赤肩昇至營而絕年四十二哈刺禿亦戰死江淮旣平伯顏入朝言于帝曰淮海之役所損者二將而已帝問其人以名對帝曰士元健捷過人畫戰必能制勝夜戰而死可惜也追封趙郡公諡忠愍次子士選字舜卿幼從父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世祖命爲親軍前衛指揮使未幾以職讓其弟士秀帝命士秀將前綸而以士選同僉行院事于湖廣宗王乃顏反帝親征召士選至行在與李庭同將漢軍禦之飛矢及乘輿士選等出步卒橫

擧敗其衆帝喜尋遷中書左丞鎮浙西浙多湖泊率爲豪民種水無所居積數罹災患俾開復之各如故成宗卽位拜江西左丞贛州盜劉六十聚衆萬餘主將觀望不敢進士選請自往但率掾吏持文書卽日就道至贛境先逮官吏害民者治之進至興國命將校分兵守險捕激亂者數十人置於法復誅姦民之爲囊橐者數家民爭出自効不數日遂擒賊魁餘衆解散遣使上於朝丞相不忽木問其使曰董公上功簿邪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爲幸何功之有因出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略不言破賊事尋拜御史中丞時丞相完澤用雲南左丞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驅民轉餉谿谷間死者數十萬在廷無敢諫者士選奏事畢同列皆起士選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收無用之地非計

就令當取亦宜先遣使往諭然後聚糧選兵俟時而動豈可因
一人妄言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
選曰以言受罪臣職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無益帝麾之
出不數月師敗帝慨然曰士選言驗矣言者謂士選嘗貸朱清
張瑄鈔非義帝曰臺臣稱貸其廉可知不必問也生平以忠義
自許號廉介白門生部曲無敢通饋獻者尤敬禮賢士在江西
以屬掾元明善為賓友既又得吳澄為師延虞波於家塾以教
其子及遷南臺中丞又招汲子集與俱已得范梈等數人皆以
文學顯故世稱求賢薦士必以董氏為首晚年好讀易澹然終
其身每一之官必廢先業田廬為行貲故老而益貧卒諡忠宣
中州志載有詹士龍者固始人宋都統鈞之子也元兵破鄂鈞
殉節士龍甫三歲文炳收養之及長士龍知已非董出他日從
獵滹沱求復姓文炳戲曰試為投石水中浮則爾從士龍祝天
曰吾父有靈石當暫浮因以石投水沉而復浮者數四文炳愕

然曰天也遂許之
後官廣西道僉事

冊曰桓桓董公曹彬比蹤龕甌畧閩電掃颺從士元死敵
士選匪躬黷武致劔乃思其忠

張雄飛字鵬舉瑯琊臨沂人父琮仕金守盱眙後罷徙居許州
雄飛幼失母琮妾李氏養之蒙古兵屠許雄飛方十歲李攜之
變服以免遂寓潞州金亡雄飛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求之十
餘年嘗客食僧舍已而入關陝歷懷孟潼華求其父終弗得既
入燕居數歲盡通諸國語至元二年廉希憲薦之世祖召見慨
然陳當世之務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帝問處士羅英誰可
大用者對曰張雄飛公輔器也帝命驛召至問以當今所急對
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閭閻小人有升斗之儲尙知
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計向使先帝知此陛

下寧有今日帝方臥矍然起稱善他日與江孝卿同名見帝曰
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厦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
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敏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爲天子耳目
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不職者卽聽糾劾如
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兒
爲御史大夫雄飛爲侍御史會議立尙書省雄飛力爭於帝前
忤旨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爲贅
婿主過識之捕其奴與妻并械繫其妻之父母盡沒其家貴雄
飛與主爭辨詞色俱厲主不得已惟挾其奴以去入爲兵部尙
書平章阿合馬在制國用司時與亦麻都丁有隙至是羅織其
罪同僚爭相附和雄飛曰所犯在制國用時平章獨不預邪有
長卿劉仲澤者亦以忤阿合馬意下吏欲殺之雄飛堅持不

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
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怒出爲禮州安撫使三人竟
坐死時禮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民遂以安有巨
商二人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
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邪曰吾非治匿稅毆人者欲改求弊政
懲不畏法者爾細民以乏食相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如強盜
雄飛曰若輩盜食欲救死非強也寬其獄改遷荆湖北道宣慰
使有告常德富民十餘家將爲亂衆議以兵討之雄飛曰告者
必其仇也且新附之民當處以靜鎮苟有他吾自任其責徐察
之果如所言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爲
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租賦雄飛請歸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
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尋拜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

恐其子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相容奏留雄飛不遣十九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阿合馬既死特其用事久賣官鬻獄紀綱大壞雄飛乃先自降一階于是僥倖超躡者皆降忽辛被逮至中書雜問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二十一年春羣臣上尊號議肆赦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曰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止下輕刑之詔是冬盧世榮復起雄飛遂罷先是雄飛嘗坐省中帝召見便殿謂曰聞卿貧甚特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及諸酒器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罷政阿合馬之黨竟矯詔追奪或勸其詣省自白雄飛曰上以老臣麻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虞有今日耳又可自辯乎二十三年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于官子師野宿衛東宮時阿里海牙入覲請以爲荆南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其子曰今日欲有官汝者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執政天下必謂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其介慎如此

問曰利不爲誘威不能沮辰告遠猶早慎自處澤足起枯明如燃炬姦回代興不究厥緒知之匪難任則齟齬

石天麟字天瑞順州人年十四好學不倦於諸國書語無不習憲宗六年以斷事官奉使北邊海都拘留久之世祖至元中邊將劫王子北安王以往寓天麟所天麟素與其用事臣相親狎因語以宗親恩義及臣子順逆之理海都聞之悔遂遣與王同歸天麟被拘二十八年始得還世祖大悅拜中書左丞有譖丞

相安童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天麟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止安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與道士交惡發其事將置極刑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尙有之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年七十餘帝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宮掖杖此可也時權臣用事凶焰薰炙人莫敢言天麟獨斥其奸無所忌人服其忠直成宗大宴羣臣於玉德殿召賜御藥命左右勸之酒頗醉以御輦送還家武宗卽位進中書平章政事卒年九十二追封冀國公諡忠宣

續弘簡錄卷十二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三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宰輔三

阿合馬

附王著秦長卿

盧世榮

桑哥

附斡羅思要東木

馬紹

何榮祖

阿魯渾薩理

子岳程

葉李

附李塗

不忽木

祖海藍伯父燕真

完澤

父線真

張九思

附高鱗

河合馬回紇人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委以財賦之任遂頒條約宣諭各路轉運司開河南鈞徐諸州鼓鑄之利更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觔鑄就農器二十萬具令易粟輸官得四萬石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私販民貪其價廉競相買食以故解鹽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令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

匠計戶均輸自是鹽鐵之利始起至元元年秋八月世祖紀作十一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超拜阿合馬爲平章政事三年立制國用司命兼領使職因奏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應遣官採取桓州峪所得銀鑛十六萬觔每百觔可淘銀三兩錫二十五觔開採所需鬻錫以給悉從其請七年立尚書省罷制國用司仍命平章尚書省事時世祖銳意富國試以事頗有成效又見其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爭辯丞相皆屢誦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初尚書省之立也詔凡銓選各官吏部按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咨中書省然後轉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關白中書丞相安童以爲言帝問之對曰事無大小旣委之臣所用之人須臣自擇雖嫌怨不敢避九年併尚書省入中書復命阿合馬平章中書省事明年更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安童見其專恣日甚乃奏大都總管以下多不職乞選人早代尋又奏阿合馬挾宰相權爲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民困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當與廷辯安童進曰左司都事周祥中未取利罪狀明著帝曰俟徵畢當顯黜之旣而樞密院請以忽辛同僉院事帝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况可責以機務邪丞相伯顏伐宋旣渡江捷屢至帝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鈔法於江南及貿易官鹽藥材阿合馬條上衆議曰樞言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言伯顏已嘗勝諭交會不換今行之恐失信於民文謙言可否當詢伯顏自定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交會何難之有帝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問左丞相巖亦言宋交會宜更換今從

汝議又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當使百姓從便販鬻臣謂
若聽民自售勢必紊亂不一請於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蔡
州發鹽十二萬勛官自貿易帝從之又言比因軍興之後既減
編民額賦又罷轉運官令各路總管府兼領課程以故國用日
誦莫若驗戶數多寡酌遠就近設都轉運司選廉幹官分理其
事廣行鼓鑄官爲局賣並禁民間私造銅器則民力不屈而國
用可充乃復立諸路都轉運司悉以其私人爲使又言自今御
史臺非白省毋擅名倉庫吏亦毋鉤索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
至者加罪並報可十五年湖南左丞崔斌入覲奏曰先以江南
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前往察汰今蔽不以聞是罔上也杭
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以不肖子抹刺忽充達魯花赤豈量
材授任之道且阿合馬先自陳乞免任其子弟今身爲平章而

子若姪或爲行省參政或爲禮部尙書將作院使領會同館一

門悉處津要無以示天下公有旨並賜罷黜然不以是爲阿合

馬罪典章云阿合馬專用酷吏以王儀爲刑部侍郎能以一繩

縛囚令其遍身痛楚稍重則四肢斷裂人號王侍郎繩索

法十六年奏設江西權茶運司以盧世榮爲使又以都轉運司

官多俸重改諸路宣課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一人監理明年

中書奏行省阿哈海阿里等言自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百

餘員左丞陳巖范文虎謂其擾民且侵盜官錢罷之便阿合馬

言立提舉司未三月而請罷此必行省有奸弊故先發制人乃

詔御史臺遣能臣往按其事具以實聞未幾崔斌遷江淮左丞

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錢穀誣騰斌與平章阿里伯

右丞燕帖木兒盜官糧四十萬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及鑄造銅

印等事三人竟坐誅時阿合馬在位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三
禎張惠爲左右丞耿仁爲叅政罔上剝下衆庶流移民有美田
宅輒效爲已有內通貨賄外以威劫羣臣在廷相視莫敢發有
宿衛士秦長卿慨然上書摘其奸謂禁絕異議杜塞忠良似秦
趙高私蓄踰公家覬覦非望似漢董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
未發誅之書奏不省未幾除長卿同知興和鐵冶事誣以侵課
數萬緡斃之獄長卿洛陽人以布衣徵至京側儻尙氣節十九年三月帝幸上都皇
太子真金從有益都千戶王著素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
錠自誓擊阿合馬首與妖人高和尚合謀僞傳皇太子還都作
佛事糾黨八十餘人夜入京旦遣二西僧詣中書令市齋物時
尙書張九思總管高鵬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及午又矯
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前易不察遽以兵往著
自馳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於宮前阿合馬素
懼太子先遣使出關北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南入建德
門其徒皆下馬僞太子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
牽去以所袖銅錠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囚右丞
張惠時變起倉猝且昏夜衆遙望火光中莫知所爲九思自宮
中大呼以爲詐留守使博敦遂持挺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
衆奔潰高和尚等逸去著獨挺身就縛帝聞之震怒卽命司徒
和禮霍孫樞密副使李羅等馳詣大都討亂者獲高和尚於高
梁河與王著張易並臨於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
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初阿合馬死帝猶未察其姦
及徐詢字羅始盡得其罪狀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剖棺戮
屍縱犬嚼其肉子姪輩盡伏誅籍其家得積藏二人皮兩耳具
存問之其妾引住云每誑呪時置神座於上其應甚速又以帛

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挺刃內向如擊刺狀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算其年命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劾剝數人皮以徇已從集賢侍讀學士崔或請并戮郝禎屍

冊曰大奸似忠爲國以利文統雖誅桑盧相繼賴主之明旋用旋斃王著何人乃傳後世

盧世榮大名人當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權茶運使坐罪廢阿合馬死廷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有桑哥者薦世榮才習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名問稱旨令與中書省議所當行丞相和禮霍孫與右丞麥木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以議不合同日罷去至元二十一年冬復起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參議拜降皆世榮所薦也旣驟被顯用卽日坐中書專

理鈔法通行中外官吏奉法不度者加罪因奏言近見老幼疲廢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有宜委各路正官給衣糧又請弛民間買賣金銀江湖魚利禁罷懷孟諸路竹監優郵驛戶困乏大率先反阿合馬所作巧於沽名帝並可其奏旣而言南北食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今官豪擁貨射利每引價至八十貫貧者多不得食宜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售之又京師富戶釀酒價高味薄課不以時輸宜發官鈔五萬錠立權酷法俾民用給而國計亦裕世榮在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或極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殘吏欲致之法尋罷職明年正月世榮奏言天下歲課鈔止九十餘萬錠以臣經畫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錠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帝曰卿

但言之世榮言自王文統誅後鈔法虛敝已久今莫若倣漢唐
故事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更立市舶都轉運司於泉
杭二州官自具船給本募人入番官取其利七商有其利三禁
私販航海者拘其先貯貨物納諸官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
者各路雖建常平倉實無所蓄宜盡核權勢所擅鐵冶官爲鑄
器鬻民以其息合常平鹽課儲穀於倉待貴時出糶則可均物
價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庫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廢
諸物踊貴宜於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息以貸貧民則貸者
衆而本且不失今隨朝官吏增俸獨州郡未增可於各都立市
易司領諸牙儉計土產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凡給牙儉
六充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糗糧惟資羊馬宜出官錢
置幣帛易羊馬於北方廣開牧地收其皮毛筋角醃酪以十之

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每事稱善世榮因奏
曰臣所行怨之府也後必有陰中臣者臣實懼焉帝曰疾足之
犬狐不愛焉至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未幾奏罷行
御史臺升六部爲二品改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俾兼各路錢
穀其刑名事隸內臺錢穀由部申省頃之御史臺言初置行臺
時朝廷老臣集議皆謂有益今未見所損何可遽罷至按察司
兼轉運則糾彈之職且廢會丞相安童亦言其不可罷帝命復
立江浙行臺治江州按察司職掌如故世榮又奏立規措所所
司官吏以善賈者充之且曰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在阿合馬
之門今皆籍錄禁錮其中不乏通才堪任使然懼有言臣濫用
罪人者帝曰可用則用之何懼爲于是以前轉運使張弘綱撒
都丁不魯合散孫桓並爲河間山東諸路都轉運鹽使其他擢

用甚衆世榮旣以利自專知歛怨日甚乃以九事說世祖詔天
下一免民間包銀二官吏俸毋令民戶帶納三蠲大都地稅四
江淮民失業鬻妻子者官爲收贖五逃移復業者免差稅六鄉
民造醋者免收課七量減江南佃戶租額八添支內外官吏俸
九定百官考課升擢法意在釋怨要譽世祖悉從之已又奏立
真定濟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司專治課程仍降格條
禁諸司不得擅追管課官吏及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以宣德
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指其奸世榮言彼自
陳能歲辦鈔七十五萬錠是以令往世榮居中書甫數月特委
任之專視丞相猶虛位左司郎中周戴議事稍不合坐以沮格
詔旨奏杖一百後斬之朝中震懾無敢言者御史陳天祥獨上
章論世榮姦邪不法狀時帝在上都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以

聞帝悟卽日遣峻都等還大都命丞相安童集諸司官吏老成
儒士及知民情者同世榮聽讀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並赴
上都廷辯安童言世榮昔言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錠令
鈔復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卽有成效今已四閱月所行
不符所言所出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選法請暴其罪於天
下翰林學士趙孟頫等亦言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人情不
敢預料將謂別有奇術可以增國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
言若復恣其妄行爲害非細天祥與世榮面質帝前皆欵伏傳
旨命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更者更所用非人
立皆奏斥下世榮于獄閏七月帝問近侍忽刺出曰汝於虛世
榮有何言對曰近聞人言世榮獄已竟猶日餚之徒費廩食詔
誅之剖其肉以食禽獮

桑哥西域人膽巴國師弟子也能通諸國語嘗爲西番譯史性
狡黠好言財利事世祖深喜之及後貴幸乃譁言師事膽巴背
之至元中擢爲總制院使掌浮屠氏教兼治吐番宣慰事中書
省嘗令李留判市油桑哥請以官錢往市司徒和禮霍孫謂非
汝所宜爲桑哥不服至相讟且謂曰與其使它人侵盜曷若爲
公家營利乎乃出油萬觔與之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禮霍孫曰
我初計不及此一日桑哥在帝前論和履和買事因語及帝益
喜始有大任意嘗令桑哥具省臣姓名以進內廷有所建置人
才進退咸得與聞輟耕錄載華亭彭瑄云桑哥與江南釋教總
制可二十四年二月復立尙書省以桑哥平章政事會更造至
元寶鈔桑哥言中統鈔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今已更
用至元鈔宜遣官分道置局鈎考中統鈔本又初改至元鈔欲

盡收中統鈔今尙未可急歛宜令稅賦並輸至元鈔商販有
統料鈔者聽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帝是其言嘗奉
詔檢覈中書省校出虧欠鈔六十餘錠平章麥木丁卽自伏參
政楊居寬謂職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拳其面問
曰旣典銓選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奏聞帝命與丞相
安童共訊且曰此曹狡獪使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爲辭數日
又奏中書參政郭佑多所遺負戶位不言每以疾爲託臣見中
書庶務繁惰如此故殿辱之今已歎服帝益怒命加窮治佑與
居寬皆棄市刑部尙書不怒木爭之不得臺吏王良弼與江寧
縣尹吳德常偶語時政桑哥聞之曰若輩誹謗政事不誅無以
懲後並捕殺之有御史韓羅思者以忤桑哥被譖籍其家惟金
玉帶各一黃金五十兩皆上所賜者乃以公用係官孳畜加之

罪帝曰此口腹之事也釋不問桑哥嘗奏以沙不丁遙授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爲參政領泉府市舶事發鈔千錠給行泉府司歲輸珍異物爲息又以拜降爲福建行省平章旣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言凡授省臣及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議今奏用沙不丁等適丞相還大都未與議臣恐有執前旨爲言者帝曰朕若主也朕已允行何言之有十月帝問翰林集賢諸臣曰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成曰有之翼日左丞相李言桑哥柄政久宜進位丞相以協人望帝大悅遂以爲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明年正月以甘肅參政鐵木哥不任事奏乞牙帶往代湓江民曹夢炎願歲輸米萬石求官奏授浙東宣慰副使紹興判官白紮矩言亡宋族人散居江南非便宜悉徙京師奏擢紮矩尚書省舍人江西判官蕭儀受賊

諭死桑哥以儀嘗鉤考萬億庫有追錢之能奏釋其罪又以江西平章忽都鐵木兒不職論罷之兵部尚書忽都答兒不勤於政則先斥而後奏帝曰若輩不罷汝事何出得行自立尚書省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尙以爲不專更置徵理司主之以禿烈羊阿吳誠並爲使十月桑哥奏荆湖行省錢穀已責平章要束木自首償矣他省欺盜正多乞命參政忻都尚書王巨濟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特授勅印併給兵爲衛帝皆從之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諛者方且諷都民爲之立石頌德帝聞之曰民願立者聽旣成樹於省前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碑又以總制院所統西番諸宣慰司軍民財粟甚重體宜優異奏改爲宣政院秩從一品帝問宜用何人對曰臣與脫因可於是命桑哥以右丞相兼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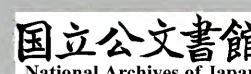
政院使二十六年帝將幸上都桑哥入見言去歲聖駕北幸臣
視內帑諸庫無虛日今歲欲乘小輿以行恐人竊議帝曰汝但
乘之毋畏人言且命以侍衛總管百人爲導從又言初以省部
成案皆錢穀所繫令赴御史臺照刷近檢左右司文簿凡經照
刷者遺漏尚多當令御史就省部稽察并書姓名於卷末苟有
遺漏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監視失則連坐乃答監察御
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
簿置案去聽御史自行檢閱而臺綱遂廢桑哥言國家經費既
廣歲入恒不敷出今鹽課每引值中統鈔三十貫可增爲一錠
茶稅每引值五貫可增爲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可增額十萬錠
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止輸半賦聞其力已
完足宜改爲全賦如此則國用可支詔皆如所議又言有分地
之臣近以貧乏爲辭希覲賜與財非天墜地湧苟不慎出入恐
國用不足帝曰自今不當給者汝卽止之當給者俟覆奏桑哥
旣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任已出而宣勅尙由中書乃請今後
宣勅並付尙書省由是以官爲市貨賂珍瑋日夜輦輸其門姦
諛之徒蠅附蟻營綱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八年春帝收柳林
利用監徹里浙西按察使于虛等乘間奏其專權贖貨狀帝趣
名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聖聰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以
他罪今百姓失業盜賊蠡起名亂在且夕非亟誅之恐爲宗社
憂留守賀勝亦陳其奸欺久而言者益衆帝問御史大夫月兒
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捭撻御史其所罪
者何事桑哥持御史李藻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勘
驗辨論往復數四辭屈帝駐蹕土口復名問尙書省裂卷爲兩

縫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徵臺
追徵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尙書省拆卷持
半印案訟人餘半安在其弊可見徹里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
以封緘縫者防欺也若輩為宰相而拆卷破印與人辨豈非教
吏為奸帝怒下桑哥獄什輔政碑至七月伏誅先是行臺御史
周祚嘗劾行尙書省官桑哥誣以他罪流祚于愍答孫之地妻
子家產皆沒入及是始給還 要東木者桑哥妻黨也嘗鉤考
荆湖錢穀省臣擬授湖廣平章帝曰要東木小人事朕方五年
授一理算官足矣覽中書所奏令人恥之比至湖廣即籍阿里
海牙家貴來上及被逮籍其家得黃金四千兩更坐以不法數
事帝命械致湖廣戮之其沙不丁烏馬兒妻孥並沒官姑貸其
死忻都王巨濟伏誅 輟耕錄云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
時樂府中盛唱胡十八小令如識緯者謂

當輟權十八年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月桑哥
拜中書平章貪暴十倍人謂桑字拆而為四十八桑字後改作
相字亦拆為四十八自立尙書省日至辛卯正月敗恰四十八
月又舊冬省堂中火爐鳴至旦方已嗣是夜以為常又哀鳴梁
壓虎入城市越明年春 幹羅思康里氏後官中書右丞
桑哥敗省官俱罹禍

冊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措克聚歛犯鬼神怒飲鴆止渴
剖肉療饑縱彼闍夫曾莫肯為股國削民軀亦旋殄連類
並書為後世鑒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童入侍世祖
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聞見平章張啟元以紹應授左
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歷遷同知和州路總管府事至元十九年
割隆興為東宮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為刑部尙書及
復立尙書省擢叅知政事時更造至元寶鈔前信州三務提舉
杜審言公私非便桑哥怒曰審何人敢沮吾鈔法欲當以重罪



紹從容語曰國家導人使言言可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璠豈不與詔書戾乃得免俄拜尙書省左丞宗王海都之亂邊民來奔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紹持不可桑哥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餒死此輩邪紹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餒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故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宜取上裁丞相何以怒爲乃如紹言入奏帝曰馬秀才言是也桑哥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入見欲計所辦財賦多寡爲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困竭民力必不能朕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卽手錄聖訓付太史書之議增鹽課及山東額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歛數倍亦孰與足事遂寢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權勢競攘爲已有以一區授紹紹不取桑哥欲奏請賜之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恒

憂不能塞責詎敢徼非分之賜以速罪戾桑哥旣敗嘆曰使吾早信馬左丞言必不至今日旣而檢閱其行路籍獨無紹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尙改中書省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成宗元貞初起右丞行江浙省事大德四年卒有詩文數百篇行世

冊曰小人害良亦須調劑不激不隨平心和氣善彼涼泉
灑諸湯沸正人用安民陰受惠遠勝高飛徒知自衛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金亡徙家廣平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雙樹家世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由吏累遷中書省掾已擢御史臺都事始折節讀書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於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御史范方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祖至其謀奏爲左右司都事以隸已未幾御史臺除爲治書侍御史尋出爲山東按察使時宣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

制禁諸人勿得沮撓而糧舶遇暴風多漂覆樂實不之信督諸
漕卒代償榜掠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
曰第言之若朝廷見譴吾自當也卽上奏詔免其徵名入爲尙
書省參知政事會桑哥專政亟於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
請罷之帝不從屢懇不已命姑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每
以爲辭同僚曰上旣已免諸路惟未及在京耳可稍止勿言也
榮祖執愈堅至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踰月而弊皆上聞
帝乃思其言名問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考校人以爲便定
爲常式桑哥敗改中書右丞國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
用金律頗嚴苛榮祖乃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
書名至元新格上之帝命鈔版頒行又言國家川度不可不足
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者弗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

計之大且當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實爲

本必擇才後任庶有裨益帝然其言通考云中書省言江南在

歸附後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咸仰給京師宜令江南仍依宋

時諸名征賦榮祖度不能遽止乃言宜名各省官任錢穀者詣

中書集議科取之法屢以老疾乞解機務詔免署事惟預議中

書而食其祿適子祕書少監惠歿遂歸廣平卒年七十九追封

趙國公諡文憲榮祖身至大官恒饒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

宮間之賜以上尊及金銀鈔俾置器買宅以旌其廉虞集諡議

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然衣服飲食之儉不異儒所著有大畜

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畧無餘費諡忠肅十集并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祖阿台薩理當太祖定西域從至燕會畏

兀國王亦都護請於朝盡歸其民太祖許之遂西還精佛氏學

生乞台薩理襲先業通經律論業旣成師字之曰萬全世祖至

元十二年入爲釋教都總統阿魯渾其中子也以父字爲全氏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思巴旣通其教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史百家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屬皆通曉焉有西僧至自言能知天象譯者莫解其義帝問誰可使者侍臣以阿魯渾薩理對卽召與論難僧大屈服帝悅令宿衛內廷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詔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趣入諫曰言者必妄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讐也且江南初下民疑未釋一旦以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帝悟立召使還逮言者下郡鞠果以嘗貸錢不與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自是命日侍左右二十一年擢左侍儀奉御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深嘉納遣使求賢置集賢館待之令領館事辭曰陛下初置館待士宜擇重望大臣以新觀聽請以司徒撒里蠻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阿魯渾爲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凡士之應詔者命館穀之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卽弗稱旨者亦請加資遣還有官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上前上過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邪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况欲損之誰肯來者阿魯渾又言國學人材之本國子監弟子員宜優其廩給使學者日盛二十四年授尙書省右丞命與桑哥同視事固辭不許繼拜平章政事桑哥爲政暴橫且日進其黨與阿魯渾數諍之久與乖刺又奏立徵理司理天下逋負使者相望於道所在囹圄皆滿無敢言者會地震京師阿魯渾請罷徵理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百姓相慶未幾桑哥

敗以連坐亦籍其家帝問桑哥姦惡如是卿何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陛下方在信任彼所忌獨臣臣數言不行若抱薪救火祇益其焰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陛下久必自悟也桑哥臨刑吏猶以阿魯渾為問桑哥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至於敗彼何與焉帝知其無罪詔還所籍財產仍賜以金帛辭不受司天監丞言阿魯渾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帝怒謂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頓首謝曰臣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為陛下言事者力請得釋帝曰卿真長者後雖罷政或通夕名入論事知無不言初太子真金薨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問焉阿魯渾言皇孫仁孝恭儉於是大計始決成宗不知也數被名亦不往後撫軍北邊帝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卽位語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數名不至真得大臣體自是名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全平章全材也今殆無其比大德三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十一年卒延祐四年追封趙國公諡文定子岳柱字止所自幼端凝有遠識方八歲視畫師何澄畫陶母截髮圖指陶手中金釧詰之曰此可易酒何用髮為澄大驚異年十八備宿衛出入禁中如老成人文宗至順初歷官江西行省平章有誣告富民負承寧王官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詣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恐重違宰相意岳柱曰民為邦本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令使者達此意時燕帖木兒為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罪誣告者若干人桂陽民張思進嘯聚州境宣慰使請發兵捕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撫綏邊民乃欲僥倖興兵為

民害邪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賊曰致我為非者兩巡檢司耳我等何敢反論其衆復業一方以寧尋以軍事至揚州得疾卒岳柱天資孝友母弟久住官翰林侍讀學士早卒哭之盡哀度量弘擴有欺者恬不為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耳我何與焉母郜氏亦嘗稱之曰吾子古人也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末補京學生景定五年彗星見理宗詔求直言是時世祖剛鄂宋命賈似道出督師會憲宗凶問至乃班師似道詭為已功旋復入相中外無敢指議李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力詆似道言三光外錯宰執之愆似道知稿出李手喚臨安尹劉良貴誣其僭用金飾齋扁黥配漳州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世祖命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有前年之師適

有天幸克成厥勳語世祖習聞之每撫掌稱歎及是見其姓名大悅即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使者致丞樞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尙悉心以報殊遇李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臣夙心也敢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訪江浙遺賢世祖諭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既至館集賢院中及召見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又詢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命五日一入議事後耕錄云一日議事大庭命坐而論夾焉時各道儒學悉以曠官罷李因奏曰臣觀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尚拾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正須作養人材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繫不宜罷請復立是舉司專令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

道而上其成材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並乞蠲免帝
可其奏宗王乃顏反帝親征時將校多川國人或其親暱每立
馬相鄉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李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
計取彼旣親暱誰肯盡力徒勞四方轉輸耳請用漢軍列前步
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關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
踏之無不勝矣帝如其言果奏捷二十四年拜御史中丞兼商
議中書省事以足疾辭不許因言凡監察御史奏疏行臺咨稟
皆事關軍國利及生民當各許實封言事時江南盜賊未靖議
立限招捕李言臣在漳州十年獨知其詳大約軍官嗜利與賊
交通故難弭息宜令各處軍官例以三年遷調庶革斯弊尋授
尚書省左丞復辭以資格淺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
邪尚書繫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

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一口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徒行
人才不可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
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直爲觀美也乃
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條具廟學規制帝皆從之時帝欲
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
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脫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帝
悟事遂寢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外域得之無益且
山路崎嶇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進拜平章政事
固辭許之仍賜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是時桑哥爲
尚書省丞相專擅國政李雖與同列無所匡正桑哥敗李亦坐
免久之以疾得請南還揚州路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
徒受上簡知可爲千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卽以舉桑哥爲第一
賣公簡錄

事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今雖罷相
權刑戮未加人情往往竊議宜斬之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
葉李廉介剛直朕所素知寧有是邪令淦詣京師置對李還至
臨清帝遣使召之俾佐丞相完澤治省事上表力辭未幾卒李
既卒而淦至用御史中丞崔彥言擢淦為江陰路教授以旌其
直李前後被賜實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
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
此終當還官也此卒悉表送官至正八年追封南陽郡公諡文
簡輟耕錄云葉李上書詆賈似道流嶺南及放還與似道遇諸
途李以詞贈云君來路吾歸路來去去何時任公田關了
竟何如國事當年誰汝誤後入京上書言時相併獻至元鈔樣
此樣在未時嘗進呈請以代關子朝廷不能用故復獻之世皇
使用
篇板

冊曰京學嶽嶽折似道角左丞委蛇乃黨桑哥淦上封章

筆挾秋霜富春嶯嶯嚴瀾瀾蓋老此間名重如山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為康里部大人祖海藍伯嘗事克
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既
亡欲為報讐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心有所不忍遂去莫知
所之子十八皆為太祖所獲最幼曰燕真方六歲太祖以賜皇
子婦莊聖皇后后憐而育之長從征伐有功世祖威名日盛憲
宗將伐宋命以居守燕真曰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
之地殿下以皇弟獨居安全可乎世祖大悟請從征憲宗喜乃
令阿里不哥居守憲宗崩燕真統世祖留部知阿里不哥有異
志奉皇后稍引而南與世祖會於上都世祖即位未及大用而
卒不忽木其仲子也世祖命給事東宮師事贊善王恂已受學
祭酒許衡衡每稱為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生書字不忽木

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意嘉歎久之衡
纂歷代帝王名諡統系歲年爲書授諸生不忽本讀數過卽成
誦帝名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
上疏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
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爲後世所法降至漢
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元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
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復
取平南諸君建置學校者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首起國子學
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學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
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于二百
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
濟新羅高昌吐番諸國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

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
門學四曰律學五六曰書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然晉之平吳得
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
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况我堂堂大國奄有江
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非晉隋
唐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尙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向被聖恩
俾習儒學仰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
者尙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
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不易得也
爲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者徧立學校然後
可若曰未暇則且於大都弘開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
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選德業醇
實上簡錄

備者充司業博士助教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齊治平之道其
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教授俾國子學官領
其事數年以後學業有成就者聽學官保舉依例入仕其終不
可教者三年聽出學使天下之才皆觀感興起然後續立郡縣
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書奏帝覽之喜十五年出爲燕
南河北道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
過真定詎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其狀以僧
下獄脫虎脫氣悍甚令去其冠立庭下責之脫虎脫逃歸以聞
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輩犯法故也繼而燕南奏至帝曰我
固知之有訟靜州守臣盜官物者靜州本隸河東特命往按其
事歸報稱旨賜白金千兩二十一年命叅議中書省事時盧世
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
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輩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
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願無納其
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忽木遂辭叅議不拜明年世榮被
誅帝曰朕殊愧卿因拜吏部尚書時方籍阿合馬家其奴有罪
當死者詭言至貴隱寄實多盡得之可資國用遂鈎考捕繫連
及無辜京師騷動帝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詢其事
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
苟延歲月微幸不死耳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急誅此徒則
怨謗自息帝悟卽命不忽木鞫之具得實伏誅盡釋其捕繫者
改刑部尚書河東按察使阿哈馬以貲財誂權貴貸官錢約償
羊馬至則抑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繼遣不
忽木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饑不忽木便宜發倉粟賑

之權貴臣有奏其擅發軍儲及鍛鍊阿哈馬使自誣服者帝曰
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獄至京師審視
阿哈馬竟坐棄市親軍都指揮使土土哈求欽察之爲人奴者
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土土哈奏
遇有不臣語帝怒欲誅之不忽木諫曰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爲
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徭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
肯爲陛下盡職乎獄始解桑哥誣殺叅政楊居寬鄧佑不忽木
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嘗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
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車駕還自上都
其弟野禮審班侍輦中帝曰汝兄度以某日來迎後果以是日
至帝見其癯甚問食祿幾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帝念
其貧命盡給之二十七年起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

史明年春帝獵柳林野禮審班等劾奏桑哥罪狀時不忽木出
使三遣人趣召問之至具以實對帝大驚始決意誅之欲用不
忽木爲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正欲備今日之用
何多讓爲不忽木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尙多今不次用
臣慮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乃拜完
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司
置廉訪司不便宜罷去乃摘憲臣贓罪以動上聽帝責中丞崔
瑄或謝病不知不忽木面斥或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故帝
意乃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烏蕤詭詐天威
所臨寧不震懾默窮則墮勢使之然今其子陳日燝襲位若遣
一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
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使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

貞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卽以其半賜之辭曰此陛下神武
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沉香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數具
平章麥木丁請復立尙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庭責之曰阿
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尤事遂
寢或勸征瑠球及賦江南包銀皆諫止桑哥黨旣誅帝以忻都
長於理財欲釋不殺不忽木方爭之日中凡七奏卒正其罪釋
氏請以金銀幣帛爲祀帝許之不忽木曰彼佛以去貪爲寶竟
弗與或言京師蒙古人宜與漢人相間處以防不虞不忽木曰
新民乍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奸人欲擅貨易
之利交結近幸借爲納忠之說耳乃圖國中貴人第宅與民居
犬牙相制狀上之乃止有譖完澤狗私者帝問之對曰完澤與
臣同待罪中書設有私曲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然備位宰輔

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至至公
之道言者果屈帝每顧侍臣稱塞陞旃之能不忽木從容騰故
帝曰彼事憲宗時每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尚未生也不忽
木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
下以爲若何帝急揮手曰卿止朕失言三十年有星孛於帝座
帝憂之夜召入問所以消變之道奏曰風雨白天而至人賜糠
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此人所以與天地
參也臣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
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
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無
歲無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
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論說至

四鼓乃罷明日進膳出盤珍賜之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勲舊不得入臥內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並受顧命留禁中丞相完澤至不得入伺二人出問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議而不預何邪伯顏嘆曰使丞相有不忽木識慮何至使吾屬如是之勞哉完澤不能對入言於太后召問之月魯那顏曰太后但觀臣等所爲若誤國卽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成宗卽位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丞相常獨入不忽木至數日乃得見帝問知之慰勞良久及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省臣欲奏以爲瑞不忽木問曰汝部內所產盡然邪對曰惟此數莖爾曰如此則旣無益於民何足爲瑞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以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求免有弑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焉使人謂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然自是以爲故事有奴告王者主被誅詔卽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曰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追廢前命於是丞相以下多忌之奏出爲陝西行省平章帝留之竟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元貞二年帝名至便殿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貞字正卿澤州人對曰貞實勝臣乃改不忽木貽文館大學士時爲大都留守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唯史天澤嘗爲之臣何功敢當制去重字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彥卒特命行中丞事有因

父官受賄者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
化勵風俗爲先若必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
贓不敘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簞簋不飭
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意人稱其平恕四年病復作帝遣醫
治之不效引觴滿飲而卒年僅四十六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
紵以養母後因奉使還則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尤明於知
人多汲引丞相哈剌哈孫亦其所薦也世祖嘗謂之曰太祖有
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
之左手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拊髀嘆曰恨卿生晚
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
此以見朕至大中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子回回變變見文翰傳
冊曰劄議膠庠力排聚斂魏絳齊方諫回勤遠正上下儉

敬天威謹識不在年老成猶歉白 輝輝九原奚玷

完澤土別燕氏祖土薛從太祖起朔方歷功拜都元帥取宋成
都父線真宿衛禁中掌御膳中統初從世祖北征拜中書右丞
相與諸儒論定朝制參議樞密院事有費正寅者素儉狡或告
其罪命線真往按請託交至無所顧盡得其罪狀伏法完澤以
大臣子選爲皇太子燕王府僚屬俄署詹事長入參謀議出掌
環衛小心慎密太子甚見器重一日宴宗室指澤語衆曰先正
有言爲人上者當務親善遠惡善人如完澤豈易得哉太子薨
成宗以皇孫撫軍朔漠完澤兩從之北方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尚書不忽木言向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
完澤名澤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驗集賢學士賀勝
亦言其人爲衆望所屬遂拜尙書省右丞相既入盡革桑哥弊

政請蠲積歲逋負錢粟又言今天下一歲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徂冬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一百三十八錠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且歲賜諸物為數既多先賜者盡得之及後將賜或無可給不均尤甚宜分近侍人為上中下三等於下等擇其極貧者歲加賞賜可免不均之失又懷孟竹課歲辦一千九十三錠行省分賦於民民實苦之宜停其稅帝皆納其言一日侍臣傳旨予官者先後七十人完澤請加汰擇不可用者不敢奉詔帝曰率非朕言其可用與否卿當自處之成宗即位建議加上祖宗尊諡廟號致養皇太后示天下為天子之禮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財發粟不惜鉅萬以振卹百姓完澤之功居多太德四年加太傅錄軍

國軍事初帝用雲南左丞劉深言征八百媳婦兵民死者數十萬至是完澤復言於帝曰江南大地盡為世祖所取陛下若不興此役以建不世之威則無功可紀於後帝深入其言意益堅用兵益銳復命深將二萬人以徑驅民轉餉溪谷間一夫致粟八斗率數人佐之凡數十日乃達及次順元土官宋隆濟叛深更脅水西土婦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連結隆濟舉兵圍深窮谷中首尾不相救奏遣平章劉國傑往援擒斬叛首士卒還者無幾乃與左丞相哈刺哈孫共奏誅深以謝天下時論以此少之初海盜朱清張瑄為海運萬戶徧以金帛結貴近及敗誅御史杜肯構言澤與二人交通詔釋不問七年卒追封興元王諡忠憲

元文類載丞相線真贈益制曰蕭曹劉漢素非國輔綿累世之芳猷承懷炳亮之賢庸不棄崇之禮太傅錄軍

國重事完澤之父故中書右丞相線真與河嶽著象星辰應

明良千載之期萃忠孝一門之慶梯天力競元戎負鷄首之郊
扶日功高奕葉應龍飛之運惟昔中書之革創歷陳治古之宏
規位望冠於百僚利澤施於四海躬承世祖肇隆中統之丕圖
于侍裕皇復贊元貞之初政方倚其瞻之重官昭先德之華維
垣晉秩於上台列爵乃疏於大國錫號著勳庸之偉易名申節
惠之文殊恩允出於朕心郵典非由於汝請表南宮雲臺之像
旣彰異渥於宗臣措天下太山之安益助貞勤於上

宰尙服休命永播英聲可追封秦益國公諡忠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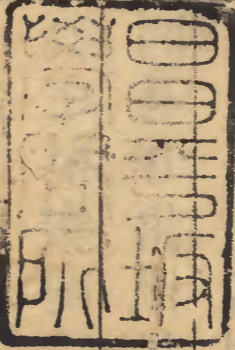
張九思字子有燕之宛平人世祖至元二年入備宿衛皇太子
真金居東宮一見奇之以父廢當補外特留不遣江南平以宋
庫藏金帛頒賜東宮置總管府王之以高觸爲王府都總管九
思爲工部尙書兼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幸上都九思觸俱
留大都及王著謀殺阿合馬先遣西番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
夕皇太子與國師還宮作佛事省中疑之使常出入東宮者雜
視九思觸皆莫識也觸素習西域語以番語詰二僧曰皇太子
及國師今安在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不能對遂執二

僧屬吏訊不伏觸恐有變乃與九思入宮集衛士持弓矢爲備
項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宮門外觸問易何爲易不應因
問易耳語曰皇太子來誅左相也夜二鼓聞人馬聲遙見燭籠
儀仗將至宮門其一人前呼啓關甚急九思觸戒門者勿擅啟
語外人曰殿下還宮嘗令完澤賽羊二人先願見二人而啟且
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賊計窮趨南門觸復走南
門伺之但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見阿合馬郝禎已被殺乃
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著就擒易并坐當易之
見誅也刑官論以從亂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曰張易應變
不審而授賊以兵罪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太
子言於帝乃止是冬立詹事院以九思爲丞九思奏舉名儒上
黨宋循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爲東宮官屬皇太

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事遂已成宗嗣位改詹事為徽政院以九思為副使俄進中書左丞會修實錄命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六年卒于位虞集墓誌云九思以家政門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于京師嘗以休沐與賢士大夫觴詠而樂之然未嘗自佚卒贈魯國公諡忠獻觸

宇彥解渤海人官至河南宣慰使

冊曰九思穎敏完澤小心並起詹事輝映球琳澤以廉著晚庇瑄清勤遠取譽益割其名



續弘簡錄卷十三終

